

旋渦

里維拉著



二十世紀外國文

4

I775.4
L352

12427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漩涡

吴 岩 译



XWTS 0014322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se Eustacio Rivera

LA VORAGINE

本书根据 E. K. James 的英译本 1935 年版转译，
并根据西班牙原文校订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吴 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5 字数 234,000

1981 年 9 月第 1 版 198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1,0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

书号：10188·246 定价：（五）1.15 元

“那些一度以为我的灵智象青春的光輪一样閃耀着異彩的人，那些在我陷于不幸时立刻把我忘掉的人，那些間或在回忆我时会研究我的失敗、追問我为什么可能如此却并不如此的人，愿他們知道：是那毫不容情的命运，把我从剛尝味到的成功里抓出来，投入大草原，使我象风一样漂泊无定，象风一样消失无影，除了声音和淒涼，什么也沒有留下……”

——阿尔都罗·高瓦书札断片

1954

主要人物表

- 阿尔都罗·高瓦 本书主角
- 阿丽茜亚 高瓦的情妇
- 堂拉福(拉法埃尔) 高瓦的父亲的老部下
- 毕巴(贝白·摩列约·尼埃多) 经常与印第安人为伍的白人
- 斐德尔·法朗哥 高瓦深入林莽的伙伴
- 格列塞尔达 法朗哥的情妇
- 塞巴斯蒂安娜(巴斯蒂安娜;蒂安娜) 印第安老妇人
- 安东尼奥·柯雷亚 塞巴斯蒂安娜的混血儿儿子
- 那尔西索·巴雷拉 奴隶贩子
- 楚比埃达 大牧场主人
- 克拉丽达 靠色相维持生活的女人
- 米扬 雇工
- 毛珂 雇工
- 埃里·梅沙 法朗哥的老部下
- 富内斯上校 橡胶林大恶霸
- 克莱门德·西尔瓦 老橡胶工人
- 鲁西安诺·西尔瓦(鲁西安尼多) 克莱门德的儿子
- 佐拉伊达·阿伊拉姆 做橡胶生意的女人
- 阿基莱斯·瓦卡莱斯 绰号“野猪”的监工
- 开云人 橡胶林的恶霸

阿拉那 橡胶公司老板

胡安吉多·维加 橡胶商

拉兰涅加 橡胶商

麦歇 法国科学家

巴尔比诺·哈高美 工头

检查官

曼努埃尔·卡尔多索 橡胶工人

劳罗·考汀奥 橡胶工人

苏沙·马恰多 橡胶工人

维南西奥 橡胶工人

彼德罗·法哈多 橡胶工人

拉米罗·埃斯特万乃兹 高瓦的老友

莱斯美斯 工头

罗勃多·布里多 总督

目 次

引 子	1
第一部	3
第二部	117
第三部	213
尾 声	321
注 释	323
译者后记	326

引 子

部长先生：

我已遵照閣下的意思，編好了阿尔都罗·高瓦的手稿，以备出版；該稿由駐曼璦斯的哥倫比亞領事送達閣下的办公厅。

在这些篇頁里，我尊重这位不幸的作者的風格，甚至也尊重他的錯誤，我只是在某些具有特色的方言俗語下面划綫标明而已。^①

我认为，除非閣下另有高見，在接到关于黑河或瓜因尼亚河的哥倫比亞橡胶工人们的命运的續報之前，这本书是不應該出版的。但，如果閣下认为它應該以現在的面目出版，我就請求您把可能遞到的任何新消息立刻寄給我，以便用尾声的形式把这种消息补上去。

您的忠实的奴仆

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維拉

① 这些方言俗語，在译文中有的译意，有的译音，后者用仿宋字排出，并在书后注釋。



第一部

第一章

远在我热情地爱上无论哪个女人之前，我已经浪掷了我的心，听任它被声色所左右。心迷神醉的欢乐，情意绵绵的亲昵，或是怯生生地眉目传情的痛苦，我都一点儿也不懂得。我始终颐指气使，说不上是个情人，我的嘴唇从来不懂得恳求。但是我始终渴望得到一种天赐的理想爱情，一种会在精神上燃烧我的爱情，从而使我的心灵在胸中火花迸发，仿佛添了干柴的火焰一般。

当阿丽茜亚的眼睛给我带来不幸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体验纯洁爱情的一切希望了。我的双臂——厌倦自由的双臂，徒然伸出来向许多女人要求束缚。没有人探悉过我的梦想。我的心继续缄默无言。

赢得阿丽茜亚是轻而易举的。她既然一心想要在我身上找到爱情，便毫不迟疑地委身于我。她的父母，受了教区神父的慫恿，在密谋策划着婚礼，准备违背我的意思强制举行；即使在那些日子里，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和我结婚。她曾经把他们狡猾的策划告诉我。

“我一定要独自死去，”她说。“免得我的不幸会妨害你的前程。”

后来，她的家庭把她撵了出来，而法官又通知我的律师要把

我关起来，我便在一个夜间，在她躲藏的地方，坚决地跟她说道：

“我怎么能把你丢下呢？咱们逃吧！不管命运如何，和我同甘共苦；只要你给我爱情。”

于是我们就逃了！

那一夜——我们在卡桑那雷^①流域度过的第一夜，失眠症是我的伴侣。

透过蚊帐，我凝视着在无垠的天空里眨眼的星星。遮荫我们的棕榈树沉寂无声。一种无穷的寂静在周围飘浮，使透明的天空更蓝了。在我的寝帐旁边，阿丽茜亚在她狭窄的行军床上也呼吸急促、睡不安稳。

我忧心忡忡，百感交集：你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什么安排呢？你贡献以爱情的小姑娘又如何呢？还有你对光荣的梦想，对胜利的渴望，以及锋芒初试的声誉呢？糊涂虫啊！把你与女人系在一起的结子，会随着蹶足而成为束缚的。稚气的骄傲使你明知故犯地自己欺骗自己。你把你在无论哪个女人身上永远无法找到的东西，归之于这个姑娘。然而你自始至终都知道理想是无法求索的——理想只能藏在自己心里。你的肉欲一旦得到了满足，你用那末巨大的代价换来的肉体又有什么价值呢？阿丽茜亚的灵魂永远不属于你；你领略她的血肉的温暖，你感到她的呼吸靠近你的肩膀；然而精神上离她远远的，就象你远离那慢慢地向天际沉落的静默的星宿一样。

这时候我感到身心交瘁；倒不是我无力为我的行动担当责任，而是我已经在逐渐厌倦我的情妇了。我稍稍坚持不懈就可以占有她，虽然要以最大的疯狂作为代价；可是，疯狂了，占有

^① 哥伦比亚东部的一条河流。

了，又怎样呢？……

卡桑那雷的那些使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并没有把我吓倒。我的冒险的本能，促使我藐视那些个传说。我深信，我会从那最难制驭的邦巴^①中安然脱险；我也知道，总有那末一天，我会在某个尚未知名的城市里，怀着乡思，追忆起过去的种种险遇。然而阿丽茜亚象手铐脚镣一样妨碍着我。如果她不是这样娇嫩，如果她稍为大胆一点，敏捷一点，那就好了！这个可怜的姑娘是在痛苦难捱的情况下离开波哥大的。她不会骑马。烈日把她晒得头昏脑胀。有时候她宁可步行，我就不得不耐心地牵着马，陪着她步行。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好说话。我们是逃亡者；但我们只得挨着大路缓缓而行，无法迂迴前进、避免与别的赶路人相遇。赶路的人大多是农民，他们遇到我们就停下一步来，不胜怜惜地问道：

“老板，姑娘为什么哭呀？”

我们一直等到天黑才穿过卡盖沙，怕的是会遭到官方的逮捕。我好几次想切断电报线，用我的套索把它扯下来。可是我没有动手。我的心底里萦迴着一个希望，希望我们会遭到逮捕，好让我从此摆脱阿丽茜亚，重获精神上的自由——即使囚牢也被夺不了自由。我们在黄昏时分从一座村庄边上经过，转一个弯，穿过簌簌作响的甘蔗田（一路经过的时候，我们的马儿咬着撕着甘蔗），朝着河滩走去，然后在一个棕榈叶搭成的大窝棚底下露宿。窝棚里边有一只榨糖机正在榨糖。我们远远的就已听到了榨糖机吱吱嘎嘎的声音；映着正在煮甘蔗汁的炉子的

^① 邦巴(pampa)：南美的大草原。

火光，看到了周而复始地转动着榨盘的牛的黑影，和赶着牛的孩子的身影。有几个妇人在准备晚餐，她们给了阿丽茜亚一股解热退烧的草药。

我们在那儿逗留了一个星期。

我派回波哥大城去探听消息的雇工，只给我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情报。我的敌人们嘁嘁喳喳地乱讲，丑闻闹得满城风雨。我们的逃亡招来了物议，报纸上渲染得曲折离奇。我写信要求一位朋友干预其事，他在复信的结尾写了这样几句话：“他们要把你们逮住！你除了卡桑那雷没有其他藏身之所。谁能想得到一个象你这样的人会跑到荒原里去呢？”

当天下午，阿丽茜亚告诉我，人家在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我们。我们所住的那个棕榈窝棚里的妇人曾经问过她：我们是兄妹，是合法的夫妻，或者只是朋友呢？她还彬彬有礼地恫恫阿丽茜亚，如果我们是伪币铸造者，不妨把我们所铸造的钱币拿几个给她看看，“日子这么难过，干这种事也算不了什么。”第二天破晓以前，我们就走了。

“阿丽茜亚，你可认为我们是在躲避我们心造的幻象吗？我们回去不是更好吗？”

“你常说这样的话；我很明白，我招你讨厌了！你为什么带我出来？这是你的主意。滚吧，把我丢下好了！你也好，卡桑那雷也好，都不在我眼里。”

于是她又哭起来了。

想到这不幸的姑娘可能感觉自己遭了遗弃，我心里就悲伤：因为她曾经把她苦恼的原因向我吐露过。我结识她时，她的父亲已蓄意要把她嫁给一个年迈的地主，而她从小就爱上了她的

一个堂兄，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青年，跟他秘密订了婚。这时候我出现了；那个荒唐可笑的老头，眼看他心爱的人儿有被人抢走的危险，心里诚惶诚恐，又受到她热心的父母的慫恿，便增多他的丰厚礼物，加强他的攻势。阿丽茜亚呢，为了求得脱身，便自动投入了我的怀抱。

但危险还没有过去；这老家伙还是死活要想讨她做老婆。

“把我丢下好了！”她跳下马来，重又说道。“我一点儿也不要仰仗你！我拚着两脚走去，一路上总可找到个大慈大悲的人！你这下流痞子！我一点儿也不要仰仗你。”

我年事已长，深知和一个愤怒的女人顶嘴是失着的，我保持缄默，盛气凌人的缄默；而她却坐在草地上，用颤抖的手一把又一把的拔着青草……

“阿丽茜亚，你这话证明了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从来没有！”

她掉过头，望着别处。

接着她就抱怨起我欺骗她的无耻行径来了。

“你以为我没看见你跟那边儿的姑娘纠缠不清吗？为了勾引她，竟这样装腔作势！亏你还跟我说，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我身体不好哩。如果现在已经闹成这个样儿，以后怎么能设想呢？丢下我好了！我决不到卡桑那雷去！要说跟你在一起啊，我连天堂里也不去！”

听到她责备我不忠实，我的脸就红了。我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然而我很想伸出手去搂住阿丽茜亚，用一个告别的拥抱来感谢她的嫉妒。如果她希望我丢掉她，难道我还有过失吗？

当我跨下马来用某种解释安慰她时，我们看到一个人奔下斜坡，向我们疾驰而来。阿丽茜亚大吃一惊，抓住了我的胳膊。

那陌生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跳下马来，逐渐走近我们，手里拿着帽子。

“容许我说一句话，先生。”

“我？”我粗暴地问道。

“是的，大人，”他撩起披风的一角，拿出一卷纸头交给我。

“事情是这样，我的教父送一个通知给你。”

“你的教父是谁？”

“乡长就是我的教父。”

“这通知不是给我的，”我答道，看也没有看就把文书交还了他。

“那末，大人，在那榨糖作坊住过的不是你们？”

“当然不是！我是以监督的身份到维亚维生茜奥去的，这位夫人是我的太太。”

听到了这正面的声明，他迟疑不决了。

“我还以为大人是伪币制造者呢，”他结结巴巴地说，“榨糖作坊里的人送讯到乡村里去报告，叫官厅捉住你们；可是我教父在田里，他只是逢到市集的日子才办公。他也收到许多电报，而我现在是执行吏……”

我不给他继续解释的时间，却命令他把太太的马牵回来。阿丽茜亚为了掩饰脸色苍白，从帽子上放下罗纱，遮住了脸。那个讨厌的家伙瞧着我们动身走掉，一句话也不吭。然而，他突然跳上他的牝马，横跨在给他当马鞍用的驮鞍上，从侧面向我们驰来，陪着笑脸说：

“大人，你在那通知上签个字，好让我教父看到我已经完成了任务。用监督的名义签个字。”

“你有笔吗？”